電影劇本

餓人行

吳永剛編

續五

「不許動！你們是幹什麼的！」

關鐵口微笑：「我們進來想找點東西吃。」

殷太太大叫：「這一定是兩個賊！快去看看還偷去了什麼東西沒有！」

殷先生也大叫：「這兩個賊，打垃圾桶裏進來，他們說明天還要來！」

關鐵口說：「別聽這朋友胡說八道，他也是打樓下來偷東西吃的？」

保鏢說：「胡說！他是這裏的老爺」

殷先生向他的太太討饒。

韓阿根說：「你才胡說！你們的老爺會在半夜裏到廚房偷東西吃？笑話！」

殷太太氣得咬牙切齒，指着殷先生大罵：「好沒有出息！想偷女人，又會到廚房裏偷東西吃！」

殷先生還想分辯：「我下樓為的是抓偷，這不是抓了兩個賊麼？」

關鐵口說：「他明明是跟我們一起偷東西吃，別聽他胡說，他還想冒充你們的老爺！哈哈！」

殷太太吩咐傭人說：「快給警察局打電話，叫他們來捉人？」

韓關二人聽見了這句話，相顧而笑，不禁手舞足蹈，對殷先生說：「朋友，趁早多吃一點，到了裏面，沒有這些好東西吃的！」

二人又各撈一塊肉骨啃着，韓阿根更有主意，趕快把半只鴨子連湯帶水揣在懷裏，雞啼了，遠處警車的警笛在響，由遠而近，韓阿根對關鐵口說：「老兄，聽見麼？接我們的車子來了！」

關鐵口說：「老弟，今天運氣真好，吃了一頓好東西，又有人開始管飯了！」

殷先生又打了一個飽呃，殷太太咒罵着。「糟糕！不聽醫生的話，偷東西吃，還敢喝酒，你真活得不耐煩咀？」

殷先生哭喪着臉說：「再要讓我吃烤麵包，白開水，那我情願去吃官司，吃監牢裏的飯了。」

警車聲越來越近，韓關二人欣然相顧：

第十八場　殷先生給監視得更嚴密了。

殷先生可是給殷太太監視得更嚴密了，醫生在診斷後搖頭說：「唉！怎麼啦的，這一定又是吃壞了的，我不是關照過不許亂吃麼？」

殷太太說：「你問他自己吧！」

殷先生瞪着兩眼不出聲，醫生說：「殷太太，你要負責管住他，不許亂吃才行。」

殷太太說：「打現在起我一秒鐘也不離開他，看他還有什麼法子偷吃！」

殷先生哼着說：「肚子餓，誰也受不了的呀！」

一個又老又醜的女護士給他端來了烤麵包，白開水，醫生說：「現在不給他吃，先給他吃四兩草麻油，不行的話，再給他灌灌腸。」

殷先生看見了那個護士，又聽見了這句話，嘆口氣說：「唉，我還不如一個吃官司的犯人！」

殷先生給殷太太揑住了鼻子灌下了四兩草麻油，噎得幾乎透不過氣來。

第十九場　未能盡如人意。

韓阿根同關鐵口同關在獄裏，雖然失掉了自由，可是由獄卒拿來一罐罐的米飯，倒也能撐腸塡肚，同房裏有一兩個新入獄的囚犯，不免為了心緒不佳，食不下咽，韓阿根就勸他們說：「朋友，有了飯不吃，肚子要餓的。」

囚犯說：「心裏難受，吃不下！唉！一家老小，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吶！」

關鐵口說：「唉，想開點兒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飯來之則吃之。」



殷先生偷吃，吃壞了睡在床上。

韓阿根說：「你真的不想吃麼？」

囚犯搖頭，關鐵口說：「那麼我們不能白放過了這罐飯呀、朋友們，我們大家分了牠吧！」

大家當仁不讓，也就接收過來，剛要上口，可是典獄長來了，命令獄卒來開了門，喊着獄囚的號目：

「3456. 3021. 1742. 4324. 2422. 2131. 5605. 5606. 走出來！」

韓關二人同其餘若干囚犯各自應聲走出獄室，關鐵口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獄卒說：「走！」

韓阿根說：「我們的飯還沒有吃吶。」

獄卒說：「走！走！」

關鐵口說：「我想也許典獄長要請我們到國際飯店去吃大菜。」

韓阿根說：「就可惜那碗正要上口的飯！」

獄卒喊着：「不許說話！走呀！」

二人回頭看着那未能上口的米飯，同聲嘆息。

韓阿根關鐵口同着一大羣因罪情較輕而被疏散釋放的囚犯，走出獄門，可是人海茫茫，何處是漂泊者的歸宿，回首悵望獄舍，不勝依戀之至。

第二十場　又黑又冷

夜猶未央，寒氣凜冽，韓關二人露宿街頭，互相偎依，取暖，韓阿根嘆氣說：

「說來也是命苦，剛想吃口安逸飯，又把我們放了出來！——

「唉！米貴了，連想吃官司也吃不成，老弟！你覺得有點特別地冷麼？」

韓阿根戰抖得牙齒振振有聲。

「冷！冷得很！」

「天快要亮的一會兒工夫，總是特別黑，特別地冷。」

遠處，雞啼，關鐵口說：

「聽！雞啼了！」

「天快亮了！」

羣雞齊啼，長夜漸旦，東方徐顯魚肚白，曉霧中，二人立起挽手同行。

（全劇終）

本刊為「餓人行」劇本啟事

吳永剛先生編導之「餓人行」劇本，本刊自第十期登起，讀者欲補購第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以上五期者。

特價優待・

本刊新讀者們・

請附寄人民幣五百元，（郵票不收）寫明回件人詳細地址，當即寄上五期，得使新讀者們，連貫閱讀，亦為愛好研究電影編劇的範本。

文工會中二個女主席

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，本月二日在北平序幕，主席團選出九十九人，影劇界中選出袁牧之，史東山，陳白塵，田漢，洪深，馬彥祥，曹禺，黃佐臨，熊佛西，趙丹，歐陽予倩，蔡楚生等諸人，其中有二個女主席，是陳波兒和白楊，大會由郭沫若任總主席。

徐韜穿上軍服

在漢彌登辦公

「一江春水」的副導演徐韜，解放前一個月在崑崙導演一部集體作品，「烏鴉與麻雀」，當時該片即被禁止攝製，上海的惡勢力亦更見嚴重，這時候徐韜與趙丹倆人就開始躲起來，以逃避反動派的特務目光。

解放後在漢彌登文管會的上海電影廠接收總辦公處辦公，據他說，這是協助性質，解放後他向崑崙公司請了二個月假，到文管會去辦公，月薪還是向崑崙公司領的「烏鴉與麻雀」原來是集體導演，現在他暫時不參加工作了，該片現在崑崙繼拍，由鄭君里執行導演工作，該片主角吳茵，趙丹，還有一位執行導演沈浮，都去北平開會了，在目前，該片在拍攝上官雲珠部份的戲。

徐韜已穿上草綠色的軍服，

上海電影廠接收後

由鍾敬之主管

上海各公營電影製片廠，中電一廠，二廠，大眾，中製，電工，西北等廠，接收後總辦公處已集合在一起，主管者為美術家鍾敬之，他是當年話劇界舞台裝置的先進，抗戰前即投奔延安，加入共產黨工作。

上海各廠的電影攝製計劃，將由北平新成立的中央電影管理局局長袁牧之指示後，展開全部攝製工作。